

以前住在附近的人们，可能不怎么去市区看美术展、艺术展，而现在大人带着小孩，散着步就来到云堡，在艺术百代美术馆能看到各种展览。在周末，大家在草坪上露营，或者在黑胶唱片主题店和朋友聚一聚，都是一种新生活方式。我觉得“未来感”不一定非得是高科技或者科幻元素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“云堡未来市”的筹建过程历时近七年，其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？

方彬：筹建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2015年底到2017年，起初其实项目还没有叫“云堡未来市”，而是“云堡互联图书馆”。第一年我们按照“互联图书馆”的概念，找来了很多知名设计团队，但好像总是做不出理想中的模样。后来意识到，也许被“图书馆”的概念自我限制，才逐渐演进到“云堡未来市”。

第二阶段便是2017年以后，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。我们主要围绕“云堡未来市”进行施工建设。两万多平方米的物业改造，因为要打造全新业态，所以小到一块指示牌，我们团队都要考量怎样能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喜好。这对于团队来说也是第一次，好在我们团队足够年轻，能够不断突破。

不破不立，求新求变，前期有着各种自我否定，后来又遇到了外界突发情况——疫情。原本我们计划2020年6月就正式开园，疫情发生后使得我们也不得不对园区规划作出改变。原本我们园区没有任何商业化业态，在疫情对于经济的考验下，我认为之前可能有点理想化。

前面提到了“未来”，作为企业主，考虑的不是现在，考虑的永远是将来。企业想要可持续发展，能够更好的在竞争中生存，如果不考虑未来三到五年的发展，难免会碰到各种问题。

所以在第三个阶段，就及时做了调整，增加了一些商业业态，筹建了一个美术馆，并且和大隐书局谈好合作，要修建一个图书馆式的旗舰版书店。三年疫情虽然推迟了开园的计划，但也在另外一方面，让我们有时间进一步去完善园区的定位和规划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“云堡未来市”从一开始立项就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系在一起。如今在这里，给到年轻人们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持？

方彬：我们不仅要把大学生“请进来”，还要能够把他们圆满地“送出去”。有一些艺术专业毕业的大学生，可能他才华横溢，但因为家庭原因无法继续在毕业后走这条路。我们会针对这些学生，从社会化的角度来提供一些支持。

一方面我们推出了“ART+100青年艺术家计划”。我们每年会选择100位青年艺术家，其中包括大学生，以及中国大学生创意节获奖的一些选手。针对这些青年艺术家，我们进行重点扶持和合作。

在我们的“艺立方”，还打造了“艺交所”这样的平台，可以帮助艺术生的作品在此销售、拍卖，完成市场化运作。未来有可能的话，我们会让这些优秀大学生作品走向国门，到国际上亮相。

另外在大学生在校期间，我们就会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成立专项基金，鼓励学生在校期间把创作成果申请专利，而前期申请专利的费用由我们承担。

所以我们并非只给大学生提供一个创业的办公空间，还想要为他们提供从校园走向社会所需要的一切条件，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“闭环式空间”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从始至终，您和团队一直看重云堡未来市作为一个城市美育综合体，对于洞泾、松江乃至上海文化产业的意义。如今回头看，它符合当初的想象吗？

方彬：现在云堡未来市还没有正式开园，但是从各界反馈的期待来看，我认为项目对于当地文化产业的贡献还是蛮大的。因为人人都向往美好生活，而提升生活品质，精神生活同样重要。美育让消费者更好地享受到文化赋能，去追求更好的生活。我们用七年磨一剑，希望这把“剑”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。

美育生活化，生活美育化。我们从创办之初就把“美育”作为坚持的方向，希望云堡未来市将来能够成为“美育与生活”这一理念的坚定践行者。✎

品牌中国集团董事局主席、云实集团董事长方彬。

